

《唐才子传·王维传》笺证

周 绍 良

维字摩诘，太原人。九岁知属辞。工草隶，闲音律，岐王重之。维将应举，岐王谓曰：“子诗清越者可录数篇，琵琶新声能度一曲，同诣九公主第。”维如其言。是日诸伶拥维独奏，主问何名，曰：“《郁轮袍》。”因出诗卷。主曰：“皆我习讽，谓是古作，乃子之佳制乎？”延于上座，曰：“京兆得此生为解头，荣哉！”力荐之。开元十九年，状元及第，擢左拾遗，迁给事中。贼陷两京，驾出幸，维扈从不及，为贼所擒，服药称暗病。禄山爱其才，逼至洛阳，供旧职，拘于普施寺。贼宴凝碧池，悉召梨园诸工合乐，维痛悼，赋诗曰：“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官何日再朝天？秋槐花落空宫里，凝碧池头奏管弦。”诗闻行在所。贼平后，授伪官者皆定罪，独维得免。仕至尚书右丞。维诗入妙品上上，画思亦然，至山水平远，云势石色，皆天机所到，非学而能。自为诗云：“当代谬词客，前身应画师。”后人评维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，信哉！客有以《按乐图》示维者，曰：“此《霓裳》第三叠最初拍也。”对曲果然。笃志奉佛，蔬食素衣，丧妻不再娶，孤居三十年。别墅在蓝田县南辋川，亭馆相望。尝自写其景物奇胜，日与文士丘为、裴迪、崔兴宗游览赋诗，琴樽自乐。后表宅请以为寺。临终作书辞亲友，停笔而化。代宗访维文章，弟缙集赋、诗等十卷上之，今传于世。

王维《谢除太子中允表》（《全唐文》卷三二四）：“臣维稽首言：伏奉某月日制，除臣太子中允。诏出宸衷，恩过望表，捧戴惶惧，不知所裁。臣闻食君之禄，死君之难；当逆胡干纪，上皇出宫，臣进不得从行，退不能自杀，情虽可察，罪不容诛。伏维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陛下，孝德动天，圣功冠古，复宗社于坠地，救涂炭于横流，少康不及君亲，光武出于支庶。今上皇返正，陛下御乾，历数前王，曾无比德，万灵扑野，六合欢康，仍开祝网之恩，免臣衅鼓之戮。投书削罪，端衽立朝。秽汙残骸，死灭馀气。伏谒明主，岂不自愧于心；仰侧群臣，亦复何施其面？跼天内省，无地自容。且政化之源，刑赏为急，陷身凶虏，尚沐官荣，陈力兴王，将何宠异？况臣夙有诚愿，伏愿陛下中兴，逆贼殄灭，臣即出家修道，极其精勤，庶裨万一。顷者身方待罪，国未书刑，若慕龙象之俦，是避魑魅之地，所以钳口不敢明心。今圣泽含弘，天波昭洗，朝容罪人食禄，必招屈法之嫌。臣得奉佛报恩，自宽不死之痛。谨诣银台门冒死陈请以闻，无任惶恐战越之至。”

又《谢集贤学士表》（《全唐文》卷三二四）：“朝议大夫，试太子中允臣维稽首言：伏奉今月十八日敕，令臣充集贤殿学士。擢及无能，恩加非望，扑跃渐惧，不知所裁，且谓之集贤，非贤莫集；固当宣其五德，列在四科，逖听众推，方纡圣鉴。臣抽毫作赋，非古诗之流；挟策读书，无专经之业。伏维陛下文思超则哲之后，书契逾画卦之君，龟图不能比其词，龙甲不足完其义，闻相如在蜀，畏不同时；征枚乘于齐，惜其已老。急贤之旨，欲赐追录，如臣不才，岂宜滥吹，将何以编次漆简，刊定石经？东堂赋诗，将招不成之罚；北面待诏，必无善对之才。以荣为忧，席宠知惧，无任感恩踊跃战越之至，谨诣延英门陈谢以闻。”

《河岳英灵集》卷上《王维》：“维诗词秀调雅，意新理惬，在泉为珠，著壁成绘，一句一字，皆出常境。至如‘落日山水好，漾

舟信归风’，又‘洞芳袭人衣，山月映石壁’，‘天寒远山净，日暮长河急’，‘日暮沙漠陲，战声烟尘里’。”

《传》谓王维“太原人”，按《旧唐书》卷一九〇下《王维传》：“王维字摩诘，太原祁人。父处廉，终汾州司马，徙家于蒲，遂为河东人。”同书卷一一八《王缙传》则云：“王缙字夏卿，河中人也。”《新唐书》卷二〇二《王维传》不著籍贯，同书卷一四五《王缙传》则云：“王缙字夏卿，本太原祁人，后客河中。”与《旧唐书》本传合，但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，维、缙俱列于河东王氏目下。据姚合《极玄集》卷上收王维诗三首，注云：“王维字摩诘，河东人。开元九年进士。历拾遗、御史。天宝末，给事中。肃宗时，尚书右丞。”蒲属河东，姚合所生时代与王维为近，似应以《极玄集》为是。王士源《孟浩然集序》称“侍御史京兆王维”，不知何据。

岐王荐王维事，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七九引《集异记》记载甚详：“王维右丞，年未弱冠，文章得名。性闲音律，妙能琵琶，游历诸贵之间，尤为岐王之所眷重。时进士张九皋声称籍甚，客有出入公主之门者，为其地。公主以词牒京兆试官，令以九皋为解首。维方将应举，言于岐王，仍求庇借。岐王曰：‘贵主之强，不可力争，吾为子画焉。子之旧诗清越者可录十篇，琵琶新声之怨切者可度一曲，后五日至吾。’维即依命，如期而至。岐王谓曰：‘子以文士请谒贵主，何门可见哉？子能如吾之教乎？’维曰：‘谨奉命。’岐王乃出锦绣衣服，鲜华奇异，遣维衣之，仍令赍琵琶。同至公主之第。岐王入曰：‘承贵主出内，故携酒乐奉醺。’即令张筵。诸伶旅进。维妙年洁白，风姿都美，立于行。公主顾之，谓岐王曰：‘斯何人哉？’答曰：‘知音者也。’即令独奉新曲，声调哀切，满座动容。公主自询曰：‘此曲何名？’维起曰：‘号《郁轮袍》。’公主大奇之，岐王因曰：‘此生非止音律，至于词学，无出其右。’公主尤奇之，则曰：‘子有所为文乎？’维则出献怀中诗卷呈公主。公

主既读，惊骇曰：‘此皆儿所诵习，常谓古人佳作，乃子为之乎？’因令更衣，升之客右。维风流蕴藉，语言谐戏，大为诸贵之钦瞩。岐王因曰：‘若令京兆府今年得此生为解头，诚为国华矣！’公主乃曰：‘何不遣其应举？’岐王曰：‘此生不得首荐，义不就试。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皋矣！’公主笑曰：‘何预儿事，本为他人所托。’顾谓维曰：‘子诚取解（“解”字原阙，据明《顾氏文房小说》本《集异记》补），当为子力致焉。’维起谦谢。公主则召试官至第，遣宫婢传教，维遂作解头，而一举登第矣。”

“九公主”之称不见于《集异记》，似指睿宗女玉真公主。考《新唐书》卷八三《诸公主列传》，睿宗十一女，第二女安兴昭怀公主早死，故玉真公主虽属第十，实能称“九公主”。《通鉴》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：“上皇爱兴庆宫，自蜀归，即居之。上时自夹城起居，上皇亦间至大明宫。右龙武大将军陈玄礼、内侍监高力士久侍卫上皇；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、内侍王承恩、魏悦及梨园子弟常侍左右。”“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”句下，胡三省注云：“《考异》曰：《常侍言旨》作‘九仙媛’，《唐历》作‘九公主媛’。”依《唐历》似玉真公主即九公主。刘禹锡有《九仙公主旧庄》诗（《全诗》卷三〇〇）：“侧居五里外门西，石路亲回御马蹄。天使来栽宫里树，罗衣自买院前溪。野牛行傍浇花井，本主分将灌药畦。楼上凤皇飞去后，白云红叶属山鸡。”（亦见王建集）。又《经东都安国观九仙公主旧院》（同书卷三五七）：“仙院御沟东，今来事不同。门开青草日，楼闭绿杨风。将犬升天路，批云赴月宫。武皇曾驻蹕，亲问主人翁。”从诗题及诗内容俱无法考见此“九仙公主”为何人，东都安国观乃太平公主旧宅，但太平公主已于开元元年赐自尽，九仙必非太平。又《新唐书》卷二〇四《方技传》：“夜光者，蓟州人。少为浮屠。至长安。因九仙公主得召见温泉。……”夜光召见温泉，当是开元、天宝年间事，时九仙公主尚在犹召见夜光。据萧昕《唐银青光禄大夫、岭南五府

节度经略采访处置等使、摄御史中丞、赐紫金鱼袋、殿中监、南康县开国伯、赠扬州都督长史张公神道碑》（《全唐文》卷三五五）：“公讳九皋，其先范阳人也。……弱冠，孝廉登科，始鸿渐也。初，丞相曲江公则公之元昆，自始安郡太守兼五府按察使，以为越井殊方，广江剽俗，怀柔之寄，实在腹心，奏公俱行，可为同气，遂授南康郡别驾；季弟九章亦为桂阳郡长史。太夫人在堂，赐告归宁，承欢伏腊。白华共展于朝夕，衣锦时入于乡闾，棣萼美于诗人，德星聚于陈氏，代所稀也。无何，丁于内艰，柴毁茆莛，勺饮不纳。……以天宝十四载四月二十日疾亟，薨于西京常乐里之私第，春秋六十有六。”以九皋之卒年推之，其生于武后天授二年，如以“弱冠”作二十岁计，则九皋“孝廉登科”时为中宗景龙元年。王维以开元九年进士及第，时九皋已三十二岁，距九皋孝廉登科时又一十二年，正其任南康郡别驾时，显然嘱托公主首荐事似属附会。

《传》谓“开元十九年，状元及第”，王维若以开元十九年状元及第，据《旧唐书》卷九五《睿宗诸子传》：“惠文太子范，睿宗第四子也。……初封郑王，寻改封卫王。长寿二年，随例却入阁，徙封巴陵郡王。……睿宗践祚，进封岐王……（开元）十四年，病薨。”是则王维由岐王引见九公主得解首，至晚当为开元十四年事，“一举登第”，不应迟至五年之后，故应以《新唐书》本传所载开元九年及第为是。

王维于贼中赋诗事，见《明皇杂录补遗》：“天宝末，群贼陷两京，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门、宫嫔、乐工、骑士，每获数百人，以兵仗严卫，送于洛阳。至有逃于山谷者，而卒能罗捕追胁，授以冠带。禄山尤致意乐工，求访颇切，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，群贼因相与大会于凝碧池，宴伪官数十人，大陈御库珍宝，罗列于前后。乐既作，梨园旧人不觉嘘唏，相对泣下。群逆皆露刃持满以胁之，而悲不能已。有乐工雷海青者，投乐器于地，西向恸哭。

逆党乃缚海青于戏马殿，支解以示众。闻之者莫不伤痛。王维时为贼拘于菩提寺，闻之赋诗曰：‘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官何日更朝天？秋槐叶落空宫里，凝碧池头奏管弦。’”《唐语林》卷二《文学》亦载云：“长安菩萨（提）寺僧宏道，天宝末，见王右丞为贼所囚于经藏院，与左丞裴迪密往还。裴说贼会于太极西内，王闻之泣下，为诗二绝，书经卷麻纸之后。宏道藏之，相传数世。其词云：‘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官何日更朝天？秋槐叶落空宫里，凝碧池头奏管弦。’又云：‘安得舍尘网，拂衣辞世喧。悠然策藜杖，归向桃花源。’”

《才子传》谓王维“拘于普施寺”，在王维诗题中俱作“菩提寺”：《菩提寺禁，裴迪来相看，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，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。私成口号，诵示裴迪》（《全诗》卷一二八）：“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官何日更朝天？秋槐叶落空宫里，凝碧池头奏管弦。”又《菩提寺禁，口号又示裴迪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安得舍罗网，拂衣辞世喧。悠然策藜杖，归向桃花源。”此即《唐语林》所载两诗。《明皇杂录补遗》及《唐诗纪事》载俱作“菩提寺”。《才子传》误。

王维得免罪后有诗《既蒙宥罪，旋复拜官，伏感圣恩，窃书鄙意，兼奉简新除使君等诸公》（《全诗》卷一二八）：“忽蒙汉诏还冠冕，始觉殷王解网罗。日比皇明犹自暗，天齐圣寿未云多，花迎喜气皆知笑，鸟识欢心亦解歌。闻道百城新佩印，还来双阙共鸣珂。”

王维任太子中允，杜甫有《奉赠王中允（维）》（《全诗》卷二二五）：“中允声名久，如今契阔深。共传收庾信，不比得陈琳（明皇云：‘从贼之臣，毁谤朝廷，如陈琳之檄曹操者多矣。’王维独愤痛赋‘秋槐落叶’诗。故曰不当比之陈琳也）。一病缘明主，三年独此心。穷愁应有作，试诵《白头吟》。”

王维工画，多见记载。《唐诗纪事》卷一六《王维》：“维善画

泼墨山水，尝自制诗曰：‘当代谬词客，前身应画师。不能舍余习，偶被时人知。’”“当代谬词客”一作“宿世谬词客”，为《偶然作六首》（《全诗》卷一二五）之六：“老来懒赋诗，惟有老相随。宿世谬词客，前身应画师。不能舍余习，偶被世人知。名字本皆是，此心还不知。”《唐人万首绝句》取中四句为绝句，题作《辋川图》。张祜《题王右丞山水障二首》（《全诗》卷五一〇）：“精华在笔端，咫尺匠心难。日月中堂见，江湖满座看。夜凝岚气湿，秋侵壁光寒。料得昔人意，平生诗思残。右丞今已歿，遗画世间稀。咫尺江湖尽，寻常鸥鸟飞。山光全在掌，云气欲生衣。以此常为玩，平生沧海机。”

《传》谓“后人评维‘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’”，此乃苏轼语，见苏轼《东坡题跋》卷五《书摩诘〈蓝田烟雨图〉》：“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；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。”

《按乐图》事，《旧唐书》卷一九〇下《王维传》载：“《霓裳羽衣曲》原为《婆罗门曲》，传自西凉，为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所献。”据郑嵎《津阳门》诗注：“叶法善引玄宗游月宫，闻天乐，归写其半，适西凉进《婆罗门曲》，声调相符，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，又润色其词，易名为《霓裳羽衣曲》。”据《新唐书》卷二二《礼乐志》载：“河西节度使杨敬忠（述）献《霓裳羽衣曲》十二遍，凡曲终必遽，唯《霓裳羽衣曲》将毕，引声益缓。”所以白居易《霓裳羽衣歌》（《全唐诗》卷四四四）云：“散序六奏未动衣，阳台宿云慵不飞。中序擘騂初入拍，秋竹竿裂春冰折。”又云：“繁音急节十二遍，跳珠撼玉何铿锵。翔鸾舞了却收翅，唳鹤曲终长引声。”观所谓“散序六奏未动衣”，可见前六叠是无拍且不舞；“中序擘騂初入拍”，当指第七叠起开始有拍，第三叠盖未入拍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十七《书画》曾辩其妄：“《国史补》言：‘客有以《按乐图》示王维，维曰：‘此《霓裳》第三叠第一拍也。’客未然，引工按曲乃信。’……《霓裳曲》凡十二叠，前六叠无拍，至第七

叠方谓之叠遍，自此始有拍而舞作，故白居易诗有‘中序擘騞初入拍’，中序即第七叠也，第三叠安得有拍，但言‘第三叠第一拍’即知其妄也。”沈氏精于音乐声律，所言自有据，可见《国史补》所云，乃故为王维神话而作。《唐国史补》卷上原文为：“王维画品妙绝，于山水平远尤工。今昭国坊庾敬休屋壁有之。人有画《奏乐图》，维默视而笑。或问其故，维曰：‘此是《霓裳羽衣曲》第三叠第一拍。’好事者集乐工验之，一无差谬。”

王维辋川别墅，据《唐国史补》卷上：“王维好释氏，……得宋之问辋川别业，山水胜绝，今清源寺是也。”云为宋之问别业。按杜甫有《过宋员外之问旧庄》（《全诗》卷二二四）诗，题下原注：“员外季弟执金吾（之悌）见知于代。”诗云：“宋公旧池馆，零落守阳阿。枉道祇从人，吟诗许更过。淹留问耆老，寂寞向山河。更识将军树，悲风日暮多。”此“守阳阿”之旧庄，应即辋川别业，杜甫过时犹见其寂寞零落之状，似未易主。

《传》谓“后表宅请以为寺”，见王维《请施庄为寺表》（《全文》卷三二四）：“臣维稽首：臣闻罔极之恩，岂可能报；终天不返，何堪永思。然要欲强有所为，自宽其痛；释教有崇树功德，宏济幽冥。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，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，褐衣蔬食，持戒安禅，乐住山林，志求寂静。臣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，草堂精舍，竹林果园，并是亡亲宴坐之余，经行之所。臣往丁凶衅，当即发心，愿为伽蓝，永劫追福。比虽未敢陈请，终日常积恳诚，又属元圣中兴，群生蒙福，臣至庸朽，得备周行，无以谢生，将何答施？愿献如天之寿，长为率土之君，惟佛之力可凭，施寺之心转切。效征尘于天地，固先国而后家；敢以鸟鼠私情，冒触天听，伏乞施此庄为一小寺，兼望抽诸寺名行僧七人，精勤禅诵，斋戒住持，上报圣恩，下酬慈爱。无任恳款之至。”耿伟有《题清源寺》（《全诗》卷二六九）诗：“儒墨兼宗道，云泉隐旧庐。孟城今寂寞，辋水自纡馀。内学销多累，西林易故居。深

房春竹老，细雨夜钟疏。陈迹留金地，遗文在石渠。不知登座客，谁得蔡邕书？”诗题下有注云：“即王右丞故宅。”

《传》谓“别墅在蓝田县南辋川，尝自写其景物奇胜”。按即集中《辋川集》组诗。《辋川集并序》（《全诗》卷一二八）：“余别业在辋川山谷，其游止有孟城坳、华子冈、文杏馆、斤竹岭、鹿柴、木兰柴、茱萸沔、宫槐陌、临湖亭、南垞、欽湖、柳浪、栾家濑、金屑泉、白石滩、北垞、竹里馆、辛夷坞、漆园、椒园等。与裴迪闲暇，各赋绝句云。《孟城坳》：新家孟城口，古木馀衰柳。来者复为谁，空悲昔人有。《华子冈》：飞鸟去不穷，连山复秋色。上下华子冈，惆怅情何极？《文杏馆》：文杏裁为梁，香茅结为宇。不知栋里云，去作人间雨。《斤竹岭》：檀栾映空曲，青翠漾涟漪。暗入商山路，樵人不可知。《鹿柴（本作砦，篱落也）》：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《木兰柴》：秋山敛馀照，飞鸟逐前侣。彩翠时分明，夕岚无处所。《茱萸沔》：结实红且绿，复如花更开。山中倘留客，置此芙蓉杯。《宫槐陌》：仄迳荫宫槐，幽阴多绿苔。应门但迎扫，畏有山僧来。《临湖亭》：轻舸迎上客，悠悠湖上来。当轩对尊酒，四面芙蓉开。《南垞》：轻舟南垞去，北垞森难即。隔浦望人家，遥遥不相识。《欽湖》：吹箫凌极浦，日暮送夫君。湖上一回首，青山卷白云。《柳浪》：分行接绮树，倒影入清漪。不学御沟上，春风伤别离。《栾家濑》：飒飒秋雨中，浅浅石榴泄。跳波自相溅，白鹭惊复下。《金屑泉》：日饮金屑泉，少当千馀岁。翠凤翊文螭，羽节朝玉帝。《白石滩》：清浅白石滩，绿蒲向堪把。家住水东西，浣纱明月下。《北柴》：北垞湖水北，杂树映朱兰。逶迤南川水，明灭青林端。《竹里馆》：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《辛夷坞》：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。《漆园》：古人非傲吏，自阙经世务。偶寄一微官，婆娑数株树。《椒园》：桂尊迎帝子，杜若赠佳人。椒浆奠瑶席，欲下云中君。”

裴迪《辋川集二十首》（《全诗》卷一二九）：“《孟城坳》：结庐古城下，时登古城上。古城非畴昔，今人自来往。《华子冈》：落日松风起，还家草露晞。云光侵履迹，山翠拂人衣。《文杏馆》：迢迢文杏馆，跻攀日已屡。南岭与北湖，前看复回顾。《斤竹岭》：明流纡且直，绿筱密复深。一径通山路，行歌望旧岑。《鹿柴》：日夕见寒山，便为独往客。不知深林事，但有麝麝迹。《木兰柴》：苍苍落日时，鸟声乱溪水。缘溪路转深，幽兴何时已。《茱萸沔》：飘香乱椒桂，布叶间檀栾。云日虽回照，森沈犹自寒。《宫槐陌》：门前宫槐陌，是向欽湖道。秋来山雨多，落叶无人扫。《临湖亭》：当轩弥滉漾，孤月正裴回。谷口猿声发，风传入户来。《南垞》：孤舟信一泊，南垞湖水岸。落日下崦嵫，清波舒淼漫。《欽湖》：空阔湖水广，青荧天色同。舫舟一长啸，四面来清风。《柳浪》：映池同一色，逐吹散如丝。结阴既得地，何谢陶家时。《栾家濑》：濑声喧极浦，沿涉向南津。泛泛鸥凫渡，时时欲近人。《金屑泉》：紫潭澹不流，金碧如可拾。迎晨含素华，独往事朝汲。《白石滩》：歧石复临水，弄波情未极。日下川上寒，浮云澹无色。《北垞》：南山北垞下，结宇临欽湖。每欲采樵去，扁舟出菰浦。《竹里馆》：来过竹里馆，日与道相亲。出入唯山鸟，幽深无世人。《辛夷坞》：缘堤春草合，王孙自留玩。况有辛夷花，色与芙蓉乱。《漆园》：好闲早成性，累此谐宿诺。今日漆园游，还同庄叟乐。《椒园》：丹刺冒人衣，芳香留过客。幸堪调鼎用，愿君垂采摘。”

《传》谓“日与文士丘为、裴迪、崔兴宗游览赋诗，琴樽自乐”，《唐诗纪事》卷一六《裴迪》亦云：“迪初与王维、兴宗俱居终南，天宝后，为蜀州刺史，与杜甫友善。”王维与裴迪、崔兴宗互相唱和诗，集中多有，现列于下：

丘为有《留别王维》（《全诗》卷一二九）：“归鞍白云外，缭绕出前山。今日又明日，自知心不闲。亲劳簪组送，欲趁莺花还。一步一回首，迟迟向近关。”又《湖中寄王侍御》（同书同卷）：

“日日湖水上，好登湖上楼。终年不向郭，过午始梳头。尝自爱杯酒，得无相献酬。小僮能脍鲤，少妾事莲舟。每有南浦信，仍期后月游。方春转摇荡，孤兴时淹留。骢马真傲吏，翛然无所求。晨趋玉阶下，心许沧江流。少别如昨日，何言经数秋。应知方外事，独往非悠悠。”

王维有《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并序（与王昌龄、裴迪、弟缙同作）》（《全诗》卷一二七）：“吾兄大开荫中，明彻物外，以定为胜敌，以惠（慧）用解严，深居僧坊，傍俯人里，高原陆地，下映芙蓉之池；竹林果园，中秀菩提之树。八极气霁，万汇尘息。太虚寥廓，南山为之端倪；皇州苍茫，渭水贯于天地。经行之后，跌坐而闲，升堂梵筵，饵客香饭，不起而游览，不风而清凉，得世界之莲花，寄文章之贝叶。时江宁大兄持片石，命维序之。诗五韵，座上成。 高处敞招提，虚空讵有倪。坐看南陌骑，下听秦城鸡。眇眇孤烟起，芊芊远树齐。青山万井外，落日五陵西。眼界今无染，心空安可迷！”王昌龄和诗为《同王维集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五韵》（同书卷一四二）：“本来清净所，竹树引幽阴。檐外含山翠，人间出世心。圆通无有象，圣境不能侵。真是吾兄法，何妨友弟深。天香自然会，灵异识钟音。”王缙《同王昌龄、裴迪游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和兄维》（同书卷一二九）：“林中空寂舍，阶下终南山。高卧一床上，回看六合间。浮云几处灭？飞鸟何时还？问义天人接，无心世界闲。惟知大隐者，兄弟自追攀。”裴迪《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灵境信为绝，法堂出尘氛。自然成高致，向下看浮云。迢迢峰岫列，参差间井分。林端远堞见，风末疏钟闻。吾师久禅寂，在世超人群。”

裴迪《辋口遇雨，忆终南山，因献王维》（《全诗》卷一二九）：“积雨晦空曲，平沙灭浮彩。辋水去悠悠，南山复何在？”又《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乔柯门里自成阴，散发窗中曾不簪。逍遥且喜从吾事，荣宠从来非我心。”又《崔九

欲往南山马上口号与别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归山深浅去，须尽丘壑美。莫学武陵人，暂游桃源里。”又《春日与王右丞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恨不逢君出荷蓑，青松白屋更无他。陶令五男曾不有，蒋生三径枉相过。芙蓉曲沼春流满，薜荔成帷晚霭多。闻说桃源好迷客，不如高卧眄庭柯。”

王维与裴迪诗有《赠裴迪》（《全诗》卷一二五）：“不相见，不相见来久。日日泉水头，常忆同携手。携手本同心，复欢忽分襟。相忆今如此，相思深不深？”又《赠裴十迪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风景日夕佳，与君赋新诗。澹然望远空，如意方支颐。春风动百草，兰蕙生我篱。暧暧日暖闺，田家来致词。欣欣春还皋，淡淡水生陂。桃李虽未开，蕙萼满芳枝。请君理还策，敢告将农时。”又《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》（同书卷一二六）：“寒山转苍翠，秋水日潺湲。倚杖柴门外，临风听暮蝉。渡头余落日，墟里上孤烟。复值接舆醉，狂歌五柳前。”又《登裴秀才迪小台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端居不出户，满目望云山。落日鸟边下，秋原人未闲。遥知远林际，不见此檐间。好客多乘月，应门莫上关。”又《闻裴秀才迪吟诗因戏赠》（同书卷一二八）：“猿吟一何苦，愁朝复悲夕。莫作巫峡声，肠断秋江客。”又《菩提寺禁，裴迪来相看，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，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。私成口号，诵示裴迪》、《菩提寺禁，口号又示裴迪》（同书同卷，前已录），又《答裴迪辋口遇雨，忆终南山之作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森森寒流广，苍苍秋雨晦。君问终南山，心知白云外。”又《左掖梨花（与丘为、皇甫冉同作）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闲洒阶边草，轻随箔外风。黄莺弄不足，衔入未央宫。”又《黎拾遗昕、裴秀才迪见过，秋夜对雨之作》（同书卷一二六）：“促织鸣已急，轻衣行向重。寒灯坐高馆，秋雨闻疏钟。白法调狂象，玄言问老龙。何人顾蓬径？空愧求羊踪。”又《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》（同书卷一二八）：“桃源一向绝风尘，柳市南头访隐沦。到门不敢题凡鸟，看竹何须问主人。

城上青山如屋里，东家流水入西邻。闭门著书多岁月，种松皆老作龙鳞。”又《酌酒与裴迪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酌酒与君君自宽，人情翻覆似波澜。白首相知犹按剑，朱门先达笑弹冠。草色全经细雨湿，花枝欲动春风寒。世事浮云何足问，不如高卧且加餐。”

崔兴宗有《和王维敕赐百官樱桃》（《全诗》卷一二九）：“未央朝谒正逶迤，天上樱桃锡此时。朱实初传九华殿，繁花旧杂万年枝。未胜晏子江南橘，莫比潘家大谷梨。闻道令人好颜色，《神农本草》自应知。”又《留别王维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驻马欲分襟，清寒御沟上。前山景气佳，独往还惆怅。”又《酬王维、卢象见过林亭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穷巷空林常闭关，悠然独卧对前山。今朝忽枉嵇生驾，倒屣开门遥解颜。”又《同王右丞送瑗公南归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行苦神亦秀，冷然溪上松。铜瓶与竹杖，来自祝融峰。常愿入灵岳，藏经访遗踪。南归见长老，且为说心胸。”

王维与崔兴宗诗有：《秋夜独坐怀内弟崔兴宗》（《全诗》卷一二五）：“夜静群动息，蟋蟀声悠悠。庭槐北风响，日夕方高秋。思子整羽翰，及时当云浮。吾生将白首，岁晏思沧洲。高足在旦暮，肯为南亩俦。”又《送崔九兴宗游蜀》（同书卷一二六）：“送君从此去，转觉故人稀。徒御犹回首，田园方掩扉。出门当旅食，中路授寒衣。江汉风流地，游人何岁归？”又《送崔兴宗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已恨亲皆远，谁怜友复稀。君王未西顾，游宦尽东归。寒迴山河净，天长云树微。方同菊花节，相待洛阳扉。”又《同崔兴宗送衡岳瑗公南归并序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衡岳瑗上人者，尝学道于五峰，荫松栖云，与虎狼杂处，得无所得矣！天宝癸巳岁，始游于长安，手提瓶笠，至自万里，燕居吐论，缁属高之。初，给事中房公谪居宜春，与上人风土相接，因为道友，伏腊往来。房公既海内盛名，上人亦以此增价。秋九月，杖锡南返，扣门来别，秦地草木，槭然已黄，苍梧白云，不日而见。溁阳有曹溪学者，为我谢之。言从石菌阁，新下穆陵关。独向池阳去，白云留故山。”

绽衣秋日里，洗钵古松间。一施传心法，唯将戒定还。”又《崔兴宗写真咏》（同书卷一二八）：“画君年少时，如今君已老。今时新识人，知君旧时好。”又《崔九弟欲往南山马上口号与别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城隅一分手，几日还相见。山中有桂花，莫待花如霰。”又《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绿树重阴盖四邻，青苔日厚自无尘。科头箕踞长松下，白眼看他世上人。”

杜甫与裴迪诗则有《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（王时牧蜀）》（《全诗》卷二二六）：“何限倚山木，吟诗秋叶黄。蝉声集古寺，鸟影度寒塘。风物悲游子，登临忆侍郎。老夫贪佛日，随意宿僧房。”又《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，逢早梅，相忆见寄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东阁官梅动诗兴，还如何逊在扬州。此时对雪遥相忆，送客逢春可自由。幸不折来伤岁暮，若为看去乱乡愁。江边一树垂垂发，朝夕催人自白头。”又《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（迪）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暮倚高楼对雪峰，僧来不语自鸣钟。孤城返照红将敛，近市浮烟翠且重。多病独愁常阒寂，故人相见未从容。知君苦思缘诗瘦，大向交游万事慵。”

《全诗》中所载与王维有诗唱和者，现检录于下：

卢象《同王维过崔处士林亭》（《全诗》卷一二二）：“映竹时闻转辘轳，当窗只见网蜘蛛。主人非病常高卧，环堵蒙笼一老儒。”

苑咸《酬王维并序》（《全诗》卷一二九）：“王员外兄以予尝学天竺书，有戏题见赠。然王兄当代诗匠，又精禅理，枉采知音，形于雅作，辄走笔以酬焉。且久未迁，因而嘲及。莲花梵字本从天，华省仙郎早悟禅。三点成伊犹有想，一观如幻自忘筌。为文已变当时体，入用还推间气贤。应同罗汉无名欲，故作冯唐老岁年。”

祖咏《答王维留宿》（《全诗》卷一三一）：“四年不相见，相见复何为？握手言未毕，却令伤别离。升堂还驻马，酌醴便呼儿。语嘿自相对，安用傍人知。”

李颀《留别王、卢二拾遗》（《全诗》卷一三二）：“此别不可道，此心当报谁？春风灞水上，饮马桃花时。误作好文士，只令游宦迟。留书下朝客，我有故山期。”又《圣善阁送裴迪入京》（同书卷一三四）：“云华满高阁，苔色上钩栏。药草空阶静，梧桐返照寒。清吟可愈疾，携手暂同欢。坠叶和金磬，饥鸟饮露盘。伊流惜东别，灞水向西看。旧讵含香署，云霄何足难。”

孟浩然《从张丞相游南纪城猎，戏赠裴迪、张参军》（《全诗》卷一五九）：“从禽非吾乐，不好云梦田。岁暮登城望，偏令乡思悬。公卿有几几，车骑何翩翩。世禄金、张贵，官曹幕府贤。顺时行杀气，飞刃争割鲜。十里屈宾馆，徵声匝妓筵。高标回落日，平楚散芳烟。何意狂歌客，从公亦在旃。”又《留别王侍御维》（同书卷一六〇）：“寂寂竟何待？朝朝空自归。欲寻芳草去，惜与故人违。当路谁相假，知音世所稀。只应守寂寞，还掩故园扉。”又《京还赠张（王）维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拂衣何处去？高枕南山南。欲徇五斗禄，其如七不堪。早朝非晚起，束带异抽簪。因向智者说，游鱼思旧潭。”

皇甫曾《奉寄中书王舍人》（《全诗》卷二一〇）：“腰金载笔谒承明，至道安禅得此生。西掖几年纶綍贵，东山遥夜薜萝情。风传刻漏星河曙，月上梧桐雨露清。圣主好文谁为荐，闭门空赋《子虚》成。”

储光羲《答王十三维》（《全诗》卷一三九）：“门生故来往，知欲命浮觞。忽奉朝青阁，回车入上阳。落花满春水，疏柳映新塘。是日归来暮，劳君奏雅章。”又《蓝上茅茨期王维补阙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山中人不来，云去夕阳过。浅濑寒鱼少，丛兰秋蝶多。老年疏世事，幽性乐天和。酒熟思才子，溪头望玉珂。”（此亦见于孟浩然集中）又《山居贻裴十二迪》（同书卷一三六）：“落叶满山砌，苍烟埋竹扉。远怀青冥士，书剑常相倚。霜卧眇兹地，琴言纷已违。衡阳今万里，南雁将何归？出径惜松引，入舟怜钓矶。”

西林有明月，夜久空微微。”

钱起《酬王维春夜竹亭赠别》（《全诗》卷二三六）：“山月随客来，主人兴不浅。今宵竹林下，谁觉花源远？惆怅曙莺啼，孤云还绝巘。”又《晚归蓝田酬王维给事赠别》（同书卷二三七）：“卑楼却得性，每与白云归。徇禄仍怀橘，看山免采薇。暮禽先去马，新月待开扉。霄汉时回首，知音青琐闱。”又《蓝上茅茨期王维补阙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山中人不来，云去夕阳过。浅濑寒鱼少，丛兰秋蝶多。老年疏世事，幽性乐天和。酒熟思才子，溪头望玉珂。”又《裴迪南门秋夜对月》（同书同卷）：“夜来诗酒兴，月满谢公楼。影闭重门静，寒生独树秋。鹊惊随叶散。萤远入烟流。今夕遥天末，清光几处愁。”

皎然《观王右丞〈沧洲图〉歌》（《全诗》卷八二一）：“沧洲误是真，萋萋忽盈视。便有春渚情，寒裳掇芳芷。飒然风至草不动，始悟丹青得如此。丹青变化不可寻，翻空作有移人心。犹言雨色斜拂座，乍似水凉来入襟。沧洲说近三湘口，谁知卷得在君手。披图拥褐临水时，悠然不异沧洲叟。”

《传》谓“代宗访维文章，弟缙集赋诗等十卷上之”，详见《唐诗纪事》卷一六《王维》：“维字摩诘，为给事中。遇禄山反，贼平，下迁太子中允，三迁尚书右丞。丧妻不娶，孤居三十年。母亡，表辋川第为寺，终葬其西。宝应中，代宗语王缙曰：‘朕尝于诸王座闻维乐章，今传几何？’遣中人往取，缙哀集数十百篇上之。表曰：‘臣兄文辞立身，行之余力，当官坚正，秉操孤直，纵居要剧，不忘清静，实见时辈，许以高流。至于晚年，弥加进道，端坐虚室，念兹无生，乘兴为文，未尝废止。’诏答曰：‘卿之伯氏，天下文宗。位历先朝，名高希代。抗行《周雅》，长揖《楚辞》。调六气于终篇，正五音于逸韵。泉飞藻思，云散襟情。诗家者流，时论归美。诵于人口，久郁文房。歌以《国风》，宜登乐府。视朝之后，乙夜将观。石室所藏，歿而不朽。柏梁之会，今也则亡。乃

眷棣华，克成编录。声猷益茂，叹息良深。’”

王维著述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别集类著录：“《王维集》十卷。”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四上别集类上著录《王维集》十卷：“唐王维摩诘也。太原人。开元九年进士，尚书右丞。维幼能属文，工草隶，善画，名盛。安禄山反，尝陷贼中。贼大宴凝碧池，赋诗痛悼，诗闻行在，后得免死。代宗访维文章于第（弟）缙，哀集十卷上之。李肇记维‘漠漠水天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啭黄鹂’之句，以为窃李嘉祐者，今嘉祐之集无之，岂肇之厚诬乎？”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六别集类著录《王右丞集》十卷：“唐尚书右丞河中王维摩诘撰。建昌本与蜀本次序皆不同，大抵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异于他处本，而此集编次尤无伦。维诗清逸，追逼陶、谢。辋川别墅图画，摹传至今。尝与裴迪同赋，各二十绝句。集中又有与迪书略曰：‘夜登华子冈，辋水沦涟，与月上下；寒山野火，明灭林外；深巷寒犬，吠声如豹；树墟夜春，复与疏钟相间。此时独坐，僮仆静然。每思曩昔，携手赋诗。当待春中，卉木蔓发，轻鲈出水，白鸥矫翼，露湿青皋，麦雉朝雊，倘能从我游乎？’余每读之，使人有飘然独往之兴。迪诗亦佳，然他无闻于世，盖亦高人也。辋川在蓝田县西南二十里，本宋之问别圃，维后表为清源寺，终墓其西。”

《全唐诗》卷一二五至卷一二八收王维诗四卷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佛教协会